文:大秀

文:勇先

《草食男之桃花期》-

加聲勢強勁,改編自久保美津郎同名 漫畫的《桃花期》(不明白為何港版中文片名 硬要多加一個『草食男』在前面……)終於殺 到香港!故事講述,三十歲處男藤本幸世,怎 樣突然間遇上人生第一個「追女無敵期」行超 級桃花運,而透過穿梭在四位美女之間,怎樣 去了解自己的愛慾(很厲害的課題!)。電影 版換來全新美女陣容,有長澤正美、仲里依 紗、真木洋子和麻生久美子,嘩,一聽就血脈

據説,《桃》不論在電視還是電影版,裡頭 所出現的大量J-POP,也是原作者久保美津郎 親自向導演大根仁「傳授」的!運用音樂的主 要作用,是靠某某歌的歌詞來反映幸世的心理

中會穿White Mountaineering這類 天價時裝……)總是iPod不離 手,稍有不高興就立即點唱求救 贖…… 參與這電影原聲的單 位,跟電視劇版沒多大出入,新 紮的女王蜂、宅男人氣美少女組 合PERFUME、「日版葉振棠」 大江千里、經典流行組合TM NETWORK、搖滾組合Fuji Fabric(負責主題曲)、Judy and Mary等等…… 選曲啜核到位, 時而用卡啦OK畫面表達、時而

又對歌者和歌詞冷嘲熱諷,熟悉J-POP的人肯 定會心微笑!

《在世界中心呼唤爱》合作過,當 年電影一出,帶起了一波純愛熱 潮。事隔幾年,森山半浮不沉、 長澤因公主病事業也曾告急,卻 因這一次的機緣,二人的事業真 的進入了桃花期——森山因本片而 榮登影帝,長澤又因電影大收而 人氣反彈,最近,她更在由東野 圭吾同名小説改編的電視劇《分 身》中一人分飾兩角!不過,在 《桃》之後,長澤正美似乎突破了 演出的防線,在《桃》一輪露胸

晒腿激吻之後,《分身》裡依然 有大膽演出:就是繼續露,和再開金口,唱歌 ……看來,男觀眾「有興趣」的元素,未曾改

-戀愛的Susume

《桃姐》在威尼斯拿獎,女主角葉德

嫻封后,外國觀眾感動得把手掌拍爛。 導演許鞍華一面歡喜,一面猶豫該不該 給母親看。剛進入六字頭的那種恐懼, 通過拍片已治癒得差不多,但「她(母 親)可能會把電影看錯了,片裡談到死 亡,她也許觸景生情。我不是他們,他 們特別介意。」坐在施南生和徐克的電 影工作室裡,全身上下穿一身黑的許鞍 華説。只有她穿的黑色Converse波鞋 很新,鞋底白亮亮的。

影片下周在香港和內地正式上映,已 看過優先場的觀眾,不少在社交網上大 聲疾呼,請好好對待和珍惜自己的父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小島 母。

10多年前,許鞍華拍《女人四十》,拍到 悉心照顧癱瘓在床的丈夫、最後自己罹癌 的霞姐(夏萍飾),與蕭芳芳所飾的阿娥及 鵬伯(鮑方飾)做訣別時所表現出來的達 觀,讓許鞍華在鏡頭後面強忍淚水;後來 拍《千言萬語》,其中一幕是黃秋生飾演的 甘神父坐在立法會門口,為了爭取水上居 民權益而絕食,旁白響起,許鞍華又忍不 住了。到拍《桃姐》的時候,她反倒非常 克制。

被治癒的恐懼

「有一場戲是老人家在老人院迎着晨光 打太極。到了這裡還健身,新的一天又開 始了,我覺得很感動。」但《桃姐》始終 沒有高潮點,一位服侍主人家三代人的家 傭,中風後失去一半的活動能力。她執意 要住進老人院度過殘生,而跟着她時間最 久的、已經人到中年的少爺,則從主人變 為兒子,謹守孝道。仁至義盡,互報恩 情,不煽情,不迴避,生死面前,好像不 過就是那麼回事。「做人有幾難?」同樣 的,鮑起靜在《天水圍的日與夜》也如是

當許鞍華聽過她的監製李恩霖的真實經 歷後,毫不猶豫地應承拍片。那個時候她 過了60歲,和母親「兩個老女人」住在一 起。觸動她的,除了主僕、母子情,還有 如何面對暮年晚境的問題。「早10年我也 會拍這個故事,但早30年就不會拍,因為 沒有那麼切身,沒有想探討這個問題。雖 然拍戲不是用來探討問題的,但你不探討 就拍不了戲。」

許鞍華四十多歲的時候,拍了《女人四 十》,一個經濟起飛的社會,女子掙扎着平 衡家庭和事業,永無止盡地勞碌,終於一 天送走白髮人的空虚,把女主角蕭芳芳送 上柏林影后寶座。「探討的意思就是,現 在的現狀是怎樣,我的態度又是怎麼樣。」

結果,《桃姐》再次在很大程度上幫許 鞍華克服了心理對生理的恐懼。鏡頭下的 香港老人院更像個托兒所,嘈雜但也有 序。一群返老還童的祖父、祖母,模糊了 性別的界限,在吃飯、洗澡和睡覺的間隙





■許鞍華



中,在木夾板隔着的大小空間裡,坦然地 打發着時間。沒有所謂的浪費和不甘,太 陽照常升起。

許鞍華起初是膽戰心驚的走進老人院取 景和收集資料的。「他們(老人)的狀態 不能説很開心,但也過得去,也沒怎麼不 開心。」她很豪邁地笑着,笑聲可以更好 地掩飾尷尬,「年輕的時候,你不能夠想 像我這個年紀的樣子,會覺得已經很不行 了。但到了這個年紀,只要根據自己的心 理和身體條件去調節,也過得去。我看到 這些老人挺坦然接受這個現實,就覺得沒 有什麼事。」

「另外就是,他們也挺坦然接受別人的 幫忙。像我這樣好強的人是不喜歡別人幫 忙的,可是仔細想一想,也無所謂,從來 人都是互相幫助的。我以他們作為一個榜 樣,就能接受自己的老年。」

普通人的香港故事

接受之後,許鞍華的頑皮勁就發揮出來 了,那是對抗沉重的世俗武器。其實,從 《女人四十》開始,她對喜感的把握已初露 頭角。《桃姐》裡,老戲骨黃秋生、秦沛 的插科打諢自不必説,許鞍華還放了些娛 樂圈、電影圈的八卦猛料,讓劉德華、徐 克、寧浩,還有博納電影公司自家老闆于 冬等人,半真半假的揶揄了香港影人北上 的「淘金」伎倆。

一笑泯恩仇,無論幾次北上的境遇有多 不濟,許鞍華最終還是在自己的性格上作 了反思,「我覺得好強是好的,可以讓自 己獨立,但太好強自己就吃虧了。」桃姐 也好強得很,從知道自己的身體狀況到入 住老人院,中間沒有任何糾結和猶豫, Roger攔也攔不住;有人要幫她拎個行李 包,就好像觸了電一般彈開幾米遠。「但 我現在肯定比以前溫和。」許鞍華説,以 前和人吵架,可以十幾年不回頭,「現在 覺得,一開始能成為朋友,已經很不簡 單,來來去去就這幾個人合得來。感覺當 然有高有低,隔一陣再見面也就沒什麼 了。」所以,獨身一輩子的桃姐最後開始 接受Roger的照顧,嘗到了天倫之樂的甜 蜜,儘管仍然保留自己的限度。

恰好演員們的個性也是如此,葉德嫻、 鮑起靜、蕭芳芳,哪一個不是把生活打理 得井井有條的智慧堅韌女子?所以本來退 休超過10年的葉德嫻,正享受做運動、行 山、看星星的自由,一讀到劇本,就風風 火火地來了。

但再怎樣欣賞和敬佩,許鞍華總是不動 聲色地讓她們一頭扎進日常生活的繁複、 瑣碎中。《桃姐》的劇本,有百分之九十 九是遵照真實的原型,葉德嫻也就是一場 一場跟着演,都沒想過要去做什麼「藝術 處理」。這也是許鞍華被人看作是「香港品 味」的導演的原因。

去年,有香港電影風向標之稱的香港電 影評論學會大獎,將最佳電影獎授予了 《桃姐》,認為這是本土電影復興的信號。 「可是我現在也不能説自己就找到了一個平 衡點,」許鞍華説,「有些故事是不能刻 意去找的,找也找不到,雖然我也一直喜 歡那種關於普通人之間的關心和互動的故 事。」她對自己晚年的設想,是白天拍 戲,晚上就住老人院。不知怎的,想像那 情景,竟然也是頑皮的、溫暖的。

香港歷史演義 《香江歲月》

民族和社會認知的責任,包括製作了一些介紹中國文化歷史的資訊 性節目。但要數其中最「給力」之作,可説是港台於八十年代初中 期製作的《香江歲月》。

《香江歲月》是一齣很有野心的連續劇,故事的時間線由日本侵 華香港經歷三年另八個月,直至八十年代香港經濟騰飛的日子。一 直以來,或者是因為港台作為公營機構的特殊地位,她總能招攬到 不少紅星在其節目中演出,《香江歲月》自然也不例外。參與演出 的藝人包括萬梓良、米雪、梁家輝和鮑起靜等,即使今日看來,仍 算是明星級的組合。

故事發展初期,以演技激情的萬梓良(飾演郭阿男)為主角-身處於日治時期香港的他,一個大時代裡的小人物。郭阿男是個極 具抗爭精神的角色,面對兇殘冷酷的日軍,並沒有絕對的卑躬屈 膝;身處充滿不公的戰後社會亦拒絕任人魚肉,他總是以微小的個 人力量,尋找生活空間之餘,還敢於以一份當下社會難得的「匹夫 之勇」反抗。艱苦的社會環境處處打擊郭阿男,例如他一直鍾情歌 女小艷紅 (米雪飾),但後者因在逃難時遇人不淑,加上母親在戰 時遇難,在生無可戀下終蹈海自盡……故事將大時代中的艱難與小 人物的悲慘遭遇互相結合,讓觀眾更立體地認識幾十年前的社會面 貌。及後隨着時代的推演,二次大戰雖然結束,但社會沒有一下子 安穩下來。五、六十年代惡霸的無法無天和社會暴動,郭阿男和其 他角色都在艱難的環境中苦苦掙扎求生。社會的不仁,造就了那個 時代的香港人一份最原始的生命力——堅毅不屈、吃得苦中苦。但 這不是因為我們的先賢擁有這些與生俱來的情操,而這些被統稱為 「香港精神」的特質,不過是為勢所逼而形成的求生意志罷了

今日,我們常常高舉「香港精神」和「獅子山下精神」,固然是



希望藉此告誡年輕一代知道自己 「身在福中要惜福」。然而,面對 社會的不平事無日停之,還有我 們對為政者的種種期許,若不假 「獅子山下」這份「自己靠自己」 的精神,背後的潛台詞是否在 , 不要成為社會的負累?誠 然,我認為我們不應遐想太多, 因為今日的社會經濟富裕了,但 求生的環境,亦未見較《香江歲 月》的郭阿男好多少。

文、攝:章力行

因為尊重,所以喜悅

《樂活俱樂部》嗎?我臉一紅,因為當年在電影院內我睡着的時候 讓她給發現了。可是這並非因為我不喜歡荻上直子的作品,反而對 這位女導演獨特的影像節奏有所偏好。成名作《海鷗食堂》中的和 式食堂已經成了日韓旅客到芬蘭的其中一個熱門景點,主要就是因 為電影中成功拍出日常食物的「感覺」。

這有別於一般電影拍食物的模式,尤其以色調去刻意表現出食物 的鮮美。需知道食物的色香味,影像僅能拍出「色」,香與味就得 靠演員的表情和肢體動作去呈現,往往顯得不夠自然。《海鷗食堂》 與《樂活俱樂部》雖然説的是生活態度,食物在戲中卻有着不能或 缺的角色。從準備材料到最後食用,荻上直子很尊敬食物,即便是 最家常最簡單的飯團,在鏡頭下都有着日本女性最細膩最專注的堅 持。也就是説,食物與人物的關係在戲中是對等的。因為尊重,所 以喜悦,眾人在用餐時並沒扭曲着臉大叫好好味,更多時候是靜靜 地享用着當下的時刻。每天有富足溫飽的三餐,就是幸福。

所以當朋友説近期有一部啟用荻上直子班底卡士的電影就在她家 附近的咖啡館拍攝,我已經迫不及待想去探個究竟。這家在京都銀 閣寺附近的小咖啡館,是電影《Mother Water》(直譯)的主要場景 之一。雖然導演不再是荻上直子,但故事角色仍以三位女性為主, 女導演松本加奈似乎延續荻上直子的樂活精神。抵達shizuku的時 候,已經過了午餐時間。小小的咖啡館裡僅有一位女客人坐在窗前 用着Notebook,性格女文青的裝扮像是荻上直子電影裡會出現的角

不過,更叫人驚奇的是女店主。日本人對距離特別敏感,《海鷗 食堂》結尾三位性格相異的女主角輪流説「歡迎光臨」,一位説得 太熱情,一位説得太客氣,最後以飾演店主的小林聰美表現最為乾 淨利落又不失親切。而shizuku女店主招呼客人,那不多也不少適度 拿捏的語氣,簡直和小林聰美的角色-

京都本來就是適合樂活的地方,一步 一風景,從此又多了一家能夠盡情放空 的閑雅環境。和電影一樣,我無意為店 內那些味道恰到好處的美食添加任何文 字描繪,不過下次再訪京都,肯定會衝 着shizuku的咖啡而來。

■京都本來就是適合樂活的地方,一步



■shizuku的室內設計,乾淨利落又不失親切,和女店主很相襯。